

藏

書

藏書武臣傳目錄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大將下

李靖

裴行儉

郭震

張仁愿唐休璟

王忠嗣

附哥舒翰

李光弼

郭子儀

別錄

張巡許遠

段秀實

李晟

李愬

高仁厚

曹瑋

范仲淹

狄青

种世衡

宗澤

岳飛

韓世忠

吳玠吳玠

孟珙

書大將傳卷四十二

○李靖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秀。靖舅韓擒虎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

靖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進至夷陵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據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山緩之一日彼必

分其兵或畱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夾戰楚兵慄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畱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州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盡共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遠隔洞度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之患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

之。今棄舟艦，以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孝恭入據其城，諸將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請藉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豈可同叛逆之科？藉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

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碇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窠穴丹陽旣潰惠亮等自降矣靖

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出走禽之江南平太

宗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將離叛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

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
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
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
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學頡利乘千里馬
先走遂禽其子壘羅施而殺義成公主頡利亦爲大
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禽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
大漠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醢封靖衛國公靖薨年
七十九太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客問
太原有異人可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

見也。遂與俱入太原。虬鬚既見太宗，謂靖曰：「真天子也。但須與道兄見之。」某日請復會於汾陽橋。至是道士虬鬚客皆在。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圖也。」言訖，吁嗟而去。貞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裴行儉

思生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行儉以父蔭補弘文

生歷貞觀上元間至洮州道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十
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
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
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歿
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
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
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磔晝冥導者迷路
將士不勝飢渴行儉因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
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後

來者。遂莫識其處。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乃召其豪
長千餘人自隨。因揚言曰。天時大熱。宜且駐軍。須秋
乃發。時都支覘知之。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謂約畋
曰。吾念此樂未始忘也。孰能從吾獵乎。於時子弟踴
躍願從者萬餘人。行儉遂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
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往問都支安否。仍復使人趨
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卒聞軍至。不
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來謁。遂禽之。是日也
行儉令傳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仍簡精騎約

齊襲遮匄首獲遮匄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匄亦降悉俘至京師果不勞而定如行儉所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戰歿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濟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

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
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徙
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
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
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
可勝計，遂禽大首領，奉職而還。行儉既還，阿史那伏
念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總諸軍屯陁口，縱反，間說
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大懼，密送款請縛溫傅以
自効，行儉秘之，密以事聞。後數日望見煙塵漲天而

南。斤。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
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
是。突。厥。餘。黨。悉。平。行。儉。工。草。隸。帝。嘗。以。絹。素。詔。寫。文。
選。覽。之。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
擇。筆。墨。而。妍。捷。者。予。與。虞。世。南。耳。通。陰。陽。曆。術。每。制。
敵。摧。兇。必。先。期。勝。日。尤。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
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王。方。
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皆。爲。世。名。將。時。有。後。進。楊。
炯。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

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令時蘇味道王劇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之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也。幸勿言。所賜都支資產，血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麾下輒盡。卒年六十。

四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也。以字顯。少有大志。為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縲服叩門。自言五世未葬者。元振舉與之。不質其名字。年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召欲詰問。既與語。更奇之。因索平日所為文。元振上寶劍篇。后覽之。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

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亦生、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且隨之、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

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
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
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非吐蕃比一旦
分裂必傷其意又言吐蕃倦於徭戍咸願解和以欽
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欵耳誠能歲發和親
之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其下必怨之斯亦離間之
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果相猜携卒誅欽
陵而其弟贊婆等遂來降矣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
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

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比續置白
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屯
田廣闢匹縑易粟數十斛支厓十年牛羊被野治涼
五歲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焉神龍
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
落盛強款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雨
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
寒凍會罷卽歿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
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

日素服往弔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
言奉迎震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
爲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
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睿宗立召
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勞面哭送者旌節下玉
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謹迎都督嗟
嘆以聞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
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
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

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進封代國公。
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而
罷。卒年五十八。國初以來，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
振也。

○張仁愿唐休璟

張仁愿，下邳人。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
州長史。先是賈敦頤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
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
叱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

賊已去引兵衝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比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比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比皆大磧也斥地三

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減鎮兵數萬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雍門劫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雍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云。開元二年卒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服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及仁

愿焉。休璟嘗爲安東都護，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

○王忠嗣

附哥舒翰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年九歲，始名刻，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湏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與之遊。天寶元年，爲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爲將，乃能。

重不生。爭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善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克之。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

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國，渾於墨離，平其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填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讐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鈞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

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門。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爲。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

方有寵曰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貶漢陽

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卒如忠嗣言初至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值故諸蕃爭來市而蕃馬寢少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以滋息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郡之裔也家富於財任俠縱蒲年四十餘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忠嗣忠嗣使擊吐蕃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向

披靡於是名蓋軍中擢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于東南谷候吐蕃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卽自城中馳至塵鬪虜駭走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又嘗逐虜馬驚而陷吐蕃三將直來刺翰翰大呼三將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工用槍每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輒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衆請賚金帛以

救忠嗣。翰惟賫襪裝自隨，曰：「使吾計若行，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卽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訴，且泣。帝寤爲未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故朝廷嘉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翰又以朔方河東郡牧兵十萬，攻破吐蕃石堡，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詔加特進。久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

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
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
深厚結翰翰時年老嗜酒及色多風痺不仁既病廢
還京闔門不朝請祿山反帝召翰入見拜先鋒兵馬
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關翰病痼不能事事悉以軍
政委部將田良丘使部將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
明年安慶緒攻關翰擊走之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
國忠故稱兵今若畱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漘水誅
君側之惡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

發謀頗露國忠大駭會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
羸師欲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趣翰
進討翰以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欲誘
我也且賊遠來利速戰但堅守毋輕出以待四方勤
王之兵上計也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賊人皆
怨之旣淹時不能進尺寸之地郭子儀李光弼又進
兵取常山十數郡矣祿山始悔將還幽州以自固而
國忠計迫說帝趨翰出關復陝洛子儀光弼相與計
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與戰今賊悉

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也若西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翰宜固關慎無出軍而帝、皇、帝、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日趨戰翰窘不知所出乃引而東遂大敗火拔歸仁執翰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天子西走

○李光弼 夷契丹種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則天時入朝官之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補河西王忠嗣府

兵馬使忠嗣遇之甚厚。祿山之亂，玄宗眷求良將，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常山自顏杲卿歿後，郡爲賊區，露齒蔽野。光弼酌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共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答曰：「今軍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

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
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來滹沱而軍是日饒陽賊五
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
殺之且盡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
合擊賊九門西思明遂大敗挺身走趙郡而立節中
流矢歿希德走鉅鹿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光弼急
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
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會潼關失守乃拔軍
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

兵五千人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
衆至河東交兵於光弼衆侮易承業往玩謔之至交
兵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
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乃令收繫衆頃之中使至除衆
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出勅以示光
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
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不敢宣勅而還翌日以兵仗
圍衆至碑堂下斬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
平廷珍之兵十餘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

下卒與團練烏合之衆不滿二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矣。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

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爲櫛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還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楛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將驚亂。四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歿。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畱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歿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太

原圍乃解。後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復縱兵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卽斬于轅門。諸將攝伏。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乃敦陣徐行，趨東京，謂其畱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須誑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

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犍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荅。判官韋損曰。東都帝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峽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

百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
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孰能
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
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
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而
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
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瞑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
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而
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光弼因與戰中渾西大破之

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曰棄之抱玉許諾卽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忿欺已急攻南城抱玉出奇兵夾擊之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時光弼自將治中渾榭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渾併兵從光弼光弼使荔菲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驚撞車麾兵填塹入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

曰方戰賊爲我實整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鞏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馳還軍示弱以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元禮荅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聞汝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擊遁去鞏收兵復與安太清合衆三萬復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

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自爲我，以麾下破之。日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日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歿以之。退者斬。旣而馮瑛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

光弼召援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乃懼。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既走，復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光弼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戰，逐北。思明見兵清河，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潛還。

軍唯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來劫我。若至勿與戰。若降與借來。左右怪其語不倫。是日思明果召李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知太尉已去。兵無幾將是雍希顥。果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月卽上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知亦降。或以問光弼。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

功日月懼歿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右降者見
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
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
取懷州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思明乃使諜宣言
賊將士皆北人皆謳唵思歸時魚朝恩爲監軍信之
屢上賊可滅狀僕固懷恩媼光弼功亦陰佐朝恩帝
乃使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
師次北却光弼使傅山陣懷恩不聽於是賊據高原
發伏兵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

好皇帝

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泗州史朝義乘卬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輿疾就道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初相州北邙之寇朝恩羞其策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光弼不免懷懼及來瑱爲元振讒歿光弼愈懼會吐
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

良禍遷延不敢行二年光弼因此遂病至爲將矣聞
後事光弼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
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光弼用兵謀
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
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
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
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
玉與馬璘屯中渭橋急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
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

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張巡許遠

張巡字巡。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不應。而率吏哭玄元皇帝祠。共起兵討賊。至雍丘。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仍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

將殺之適潮暫出行部未返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聞之大怒以賊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復率衆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

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
巡曰今勢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
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
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
會糧乏潮餉賊益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
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塩米千斛焚其餘而
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
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灰
土五百研潮營焚燬藁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

又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面
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
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
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
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
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
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
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
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

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於是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而遣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朝宗引去、至德二載、祿山歿、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

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
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
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
子琦乃退還七月復圍城城中食盡士食賦米一勺
斲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瘳傷氣乏巡出愛妾
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
名甚
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強
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
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

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有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
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
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
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
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
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
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上真男子可敬可念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
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
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絕

曰益急衆議士衆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

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亾且師飢衆行必不達十

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

弗能明說生不能報陛下自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

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自死乃

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

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

怒以刀抉其口子琦又以刀脇降霽雲霽雲未應巡

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

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效。乃以姚閻雷萬春等三十
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
所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
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爲巡補
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元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
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
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
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二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
古法。勒大將敵戰。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人情

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
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
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其械甲取
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
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
待人無所疑賞罰信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
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
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
破遺民止四百始肅宗詔中書郎張鎬代進明節度

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龔禮淮南高適青州
鄧景山四節度犄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
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
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
人獨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阻賊
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
言天子下詔褒贈巡遠及霽雲等並寵其子孫立廟
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
者以顏杲卿去履謙盧燮及巡遠霽雲爲上自是訖

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國巡遠
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許遠者右
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
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
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
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配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
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
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或曰公恨我乎荅曰恨遠
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則遠

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
使去疾與許玖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
陷而遠獨生也夫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
爲功則遠後巡歿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
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
星不可妄議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
遠事非是其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藏書大將傳卷四十三

段秀實

段秀實，汧陽人。六歲號孝童。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晉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晉罷，又事高仙芝。後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改綬德府折衝都尉。後吐蕃襲京師，代宗走陝。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晡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因白晝奉行，丐頡於市，有不嫌，輒擊

傷市人椎金鬲笈益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曰：狀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然不爲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因請曰：公誠以某爲都虞侯。其能爲公已之。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醜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屬邪。

副元帥負若屬邪柰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
實又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乎罪且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以
貨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
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載
拜曰公幸教晞卽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
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卧軍中
晞大駭戒侯卒擊拆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
謝邠賴以安秀實之力也大曆五年馬璘代孝德爲

節度欲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既驟徙，遂出怨言，別將王童之因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卽下今日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并其黨八人皆斬，以徇。復下今日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按甲備變。璘卒，秀實命愿將馬頰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

客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
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一軍
遂安、朝廷卽拜秀實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頰節度
使、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不合、改爲司農
卿朱泚、反使騎迎秀實、秀實至、謂泚曰、將士東征、寡
賜不豐、有司人主何與知之、公本以忠義聞天
下、今變起倉卒、當論以禍福掃清宮室、奉迎乘輿
可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
濱、姚令言、都虞侯何明禮、欲共圖泚、會源休教泚追

通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苻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而還秀實謂海濱曰旻還吾等無類矣我當直搏殺賊諸公請畢力相應翼曰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因語及僭位事秀實頓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泚笏中額流血蟻回海濱等卒無應者秀實知無援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年六十五

○李晟

李晟洮州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大曆
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使擊之晟日以
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執
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
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冰
度洛水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
日知于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大怒欲班師晟

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亦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乎？燧大悟，卽造抱真。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自掠。於是晟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走。奉天有詔，召晟。晟卽日治嚴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晟已并兵，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軍咸陽，請與晟合。有詔徙屯晟，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壘未成而賊兵至。

晨出陣，懷光不出。晨言于懷光曰：「賊堅保宮，死攻之，未必尅。今離其窟穴，敢來索戰，此乃天以賊賜公也。」懷光不聽。晨乃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晨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裸爲賊餌哉？」晨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今懷光既有異志，反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獮厚薄不等，難以進戰。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晨自劄其軍，則士必怨之。會帝遣陸贄詔懷光，令與晨計所宜。若懷光不荅而

數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晟將一軍惟所命耳懷光計奉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遣戰但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晟懼爲所并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下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是日帝復走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否瑊曰晟秉義挺忠萃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時晟提孤軍常恐二盜合而巳卑詞厚禮每僞致誠於懷光又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晟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

見危必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人豪也。因獻欬，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嗚張、汴、鄭、晟內無貯積，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遂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懷光恐爲晟所襲，乃奔河中。泚懼，亦使晟吏壻款壁門告諸吏曰：「公

六朝集 卷之十一
等家皆無恙。晟吐斬之曰：「尔乃爲賊間乎！」時屬盛夏，輸縑不贖，士尚衣裘而感激忠義，終無怨色。邏得姚令言，崔宣謀者，晟命釋縛遣還，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干泚也。」隨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擊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索戰，晟顧謂諸將曰：「賊不出，是吾

變也今乃冒^上公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塵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籍餘衆走白華翼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濱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路拒戰矣晟叱諸將曰不許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雷譟震地人言庭芝希倩等殊歾鬪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奔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

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豪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仙取賊馬二皆斬以狗坊人之遠者伯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中主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新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汗于賊者請以不效

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
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
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豈直朕哉始晟
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晟曰天子暴露
人臣當力歿勤難安知天道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
晟出兵晟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
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
涇州倚邊數戕主帥晟復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
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

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
以次伏誅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田
希鑒至是晟奏可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執而
誅之并誅害河清者三十餘人晟嘗曰河隴之陷非
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胥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
東徙自棄之介然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
有旣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
號每虜使至召息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
皆指目歆豔焉吐蕃尚結贊者善計謂其主曰唐名

將特李晟馬燧渾瑊亦不去終爲吾患卽請遣使委
辭因燧請和以乞盟又謀因盟執瑊以賣燧於是大
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召吾來而不犒賞吾軍
何也徐引去以是欲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休汧
陽勿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
力全固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
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節度遇結贊卽出奮
擊賊皆披靡必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於是
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上問晟晟言戎狄無信不

可許時天子厭兵疑將臣生事張延賞當國又疾晟
因密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上坐宣政殿備冊
禮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九年晟薨年六十七謚
忠武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
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
今日何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
帝思晟乃致鹽靈座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懇聽
云

○李愬 大見識力量

李愬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震嘗旣
敗，表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遂爲隨唐鄧節度使。
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侯部伍，或有言
者，愬曰：「賊方安，表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
于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
也。蔡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沈鷲能推誠待士，賊來
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
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以故衆願效死。」尼賊中山
川險易，情僞，愬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

而○示○之

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楂枒山，以取鑪冶城。平青陵城，禽其驃將丁士良。愬不殺，署爲捉生將。士良因說曰：「吳秀琳所以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士良乃禽光洽以獻。而秀琳遂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時衆謂往亡日，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正可擊也。」衆決死戰。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畱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其縛，署以

為將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
也守與橋欄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在野時遣史用
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但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
輕出為用誠所擒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
客將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與語嘗至夜艾忠義亦
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言此二人不可近愬待之
益厚愬仍募死士三千人為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
月至七月不止軍中皆以為不殺祐之故將吏雜然
不解愬力不能獨完乃持祐而泣曰天不欲平賊乎

何見奪者衆邪。愬不得已，械送祐於朝，而表言若殺祐，必無與共謀。蔡於是有詔釋祐。愬乃令祐佩劍出入帳下，卽署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竒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奉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也。師夜起，詰以突將三千。

爲前鋒李思義勳之勦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
殿出文城柵今日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
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設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
偃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衆張柴之東陂澤阻
輿皆未嘗蹈始發吏請所向勦曰入蔡州取吳元濟
士盡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已從勦不
敢復自爲計勦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
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鶩
鶩池勦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

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折傳
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
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尔及聞號
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常侍何得至此率左右登牙
城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
其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卽單騎來降進城
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
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厨廐廝役
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鞬見

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圖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事聞朝廷，以愬有將才，使代其兄。願帥武寧軍，卒年四十九。

○高仁厚 大有意人

高仁厚爲西川押牙，是時宦官田令孜有兄陳敬瑄爲西川節度，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詞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因弘讓自出首，執送

敬瑄敬瑄杖弘讓脊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
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焉又有邛州牙官
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欲出
首聞弘讓之寃大罵楊遷益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
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攻陷城邑所過塗
地浸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乃以仁厚爲都招討指揮
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邏者疑執
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
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

汝家不然盡死其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前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行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

仁厚傳 卷四十三
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
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
餘不能擒今觀塹柵至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
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
免命悉平塹柵畱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
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
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
訶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謀者賊
大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

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不戰爭出，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不戰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爲一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不戰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

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
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
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
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
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
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
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
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
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

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
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日諸寨知
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
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
阡能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
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
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
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
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

羅渾擊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高之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遠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徵師立爲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進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以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

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感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

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旣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旣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先仁

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

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

妙妙不待戰矣

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

梓州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

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

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

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

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

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曹瑋 犬見識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沈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卽位改知渭州徙知鎮戎軍瑋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久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嘗出戰小

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趨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憇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喜，言訖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隨。於是冬，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貪遠行之人，小憇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示之。」李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領兩地一十年，兵

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

失此一節西夏遂與宋相終始矣

後更強盛不可制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

闕下復河西爲郡會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

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爲真定路都鈐轄復爲涇原兼

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

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

日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

鎮戎綠邊安撫使時唃斯囉強盛立遵佐之西羌將

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斯囉使其虜賞樣

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
寶帶予之廝敦感激父事瑋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
欲吾首猶可斷以獻也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
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許之後十餘
日果斷其首來獻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
瑋城之而表廝敦爲順州刺史其年誦廝囉率衆數
萬大入寇瑋迎戰二郿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
并遣間殺立遵及一負介立文法于吹麻城而
河州洮蘭安江外諸遠川一負介皆納質爲熟戶

矣。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悉以瑋爲環慶秦等州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開瑋至，皆來歸附，拜簽書樞密院事。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爲準黨，除南院使。乾興初，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徙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在軍，得人之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者已擲庭下矣。將

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
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
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叱
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卽斬叛者投
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
犯從其俗犯邊民論如律自是無敢犯所募弓箭手
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
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立馬社一馬死
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

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
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
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空別徙也。天雄卒有犯盜
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
所以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賈同造瑋。瑋
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
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寶元中。王巖爲樞密
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
日樞密四人皆罷。巖謫虢州。語人曰。昔予奉使至河

北是時曹南院爲定帥，駸至定，治事畢，瑋謂曰：「事已畢，」■還，明日願少留，明日餼食罷，瑋屏左右，謂駸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當有警，公空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駸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

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真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李卓吾曰對王駸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相聞况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叅軍以母喪去官是殊知應天召寘府學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尋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

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
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
仲淹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呈進出
知睦州徙蘇州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
急由是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
行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
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王欒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
曰將不擇人以官爲斥取敗之道也於是分爲六將
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是賊衆寡更出禦之城青澗

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
建鄜城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
就食可省糴之、三明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
外太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况鄜延密邇靈夏
西羌必由之地、箠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
信招來之、若臣策不效當乞先取綏宥、據要害屯
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旗來歸、拓
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之、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
等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以與元昊

通書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環慶路經畧使改邠州
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
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
觀爲伍恐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
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
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
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
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成而白豹金湯
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時明珠滅滅有勁兵數

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乃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
攻攻之必與賊表裏南入虜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
矣若北取細腰胡蘆衆其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
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
胡蘆諸砦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有傷
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
恐臣不足獨當乞與韓琦同經畧並駐涇州涇原有
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
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願詔龐籍兼領環慶

與有才智使其不汲汲於聲名則宰尺下肉也

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皆

一也胡為手為大將則有餘宰天下乃反務其小者

從之後元昊遂請和乃召拜仲淹為樞密副使復除

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退而上

十事聖主天子方信嚮悉采用之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

商稅仲淹以為茶鹽之入至言但分減商賈之利耳今國

用未減歲入不可闕至言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

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仲淹每患

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不成一筆勾之富

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

大子原 卷一百一十一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是召還。倚以爲治。中外相望其功業。而仲淹亦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興致。太平然更使公終日伴食於朝。未必無補。何必日夜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自按察使出。多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自按察使出多夜更張乃知注意欲立功業致太平者真是苦事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益不不通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曰。何爲亟去。仲淹荅言。經制西事事。

畢卽還也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
正蹈危機豈復載入自仲淹出攻者益急仲淹亦自
請罷乃以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仲淹以病請鄧
州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
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
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初張士
遜罷相由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語之曰范仲淹
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未見章疏望
乞付外上曰比有爲朕言者士遜曰此罪大無文案

安可行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十數上
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無輕
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卽
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
心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
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將命至慶州
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
今公區區過慎何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
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

途、凶、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
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
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
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
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二、
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
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况、今、邊、事、
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
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

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
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
節而雪耻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若擒高延德後放
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在賊廷俱
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廷仍與近邊
任使則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
矣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此便是有大情之可見者也好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
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

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醜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眾？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

公之史事與

競渡好為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

無比

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

無比

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

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

淹之力也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贈錢一千明

年復謁又贈一千仲淹問之孫生戚然曰母老無以

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二年僕僕所得

近故人之時

幾何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

乎於是授以春秋十年後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學者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旨孫秀才也
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青隸節下咸竒之
爲國器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
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得
南園之地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
曰一家貴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卽地誰青建學又於姑蘇
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郡族之貧者在睢
陽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旣次丹陽逢
石延年延年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不得柰何純仁卽

好兒

六朝傳
好。宋。好。兒。宜。爲。李。相。也。

二十九

以所載麥舟付之而單騎自長蘆捷徑到家後仲淹見純仁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語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先是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得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怪兒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同爲諫官時目爲四諫四人力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

止

李生曰使張睢陽不愛死則郭令公不得美收京之
勲使段司農不亟死則李太尉不得專克復之績使
范文正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魏魏相業又豈
潞公魏公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
有以大過於人也惟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
不得小焉耳然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系之於名
臣之列而特附見於此云何也天下唯相才將才最
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後朝廷益尊

若其他技能皆收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並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若是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可以表俗言可以執世而無益於國家成敗如尾生孝已者豈少耶。

狄青 大見識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

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
累功至招討副使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
審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
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
卒皆止再聲再却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
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
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壅逼山
隅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
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

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廣源川蠻獠，智高反，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張忠、蔣偕等討之，皆爲所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乃以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高若訥曰：「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故青卒用騎兵破賊，青

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
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
從青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則
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卽奏取
君矣於是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及行日不過一驛
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
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乃合
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
皆輕敵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鬪陳曙恐青有功乘青

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青至賓州靖曙
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
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慄不敢
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
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
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
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
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
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

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良青莫敢退。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

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
遂皆披靡相枕籍死賊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智高
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
糴家收至是果如其謠云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
逵將左孫節將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
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
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
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
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

罪之有。初青請擊智高。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

杖屣不知臭

妙人

任請以待從文臣爲之副。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
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
於行伍。若以待從之臣副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昔在
廊廷。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
能辦賊。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
謂古之師還。以凱馘首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
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
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

功不戰之人願一切寢罷從之青至賓州入邕州獲

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脇皆慰遣之歛

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

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

寧失智高敢欺朝廷邪智高兵敗奔出邕州諸人皆

欲窮其窟穴青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

事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不知青之

用兵主勝而已後青位樞密或告以當祖狄公青謝

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公哉或勸去鬢間刺

大見識

大見識

字曰青雖貴不敢忘本也後以夜醮失火不自安人乞陳州遂薨于鎮謚曰武襄

說海云南夷尚鬼狄武襄征獯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遽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多諫武襄不聽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

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大不必大不必共視則矣

○种世衡 虎將

种世衡种放之兄子也初知武功縣杖人不使執拘使自凭欄受杖杖垂畢足或落輒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但以片紙牒縣門元追某大期某日詣縣庭皆如期至改知澠池縣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

翔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其權數皆此類初康
定元年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
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城
之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致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
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
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
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
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
尔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

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焉世衡至青澗教
吏乃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
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
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
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
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
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
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諸部有
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達距

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_可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貨之本速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_{可人可人}郵延路經畧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

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世衡又以計去元昊腹心二將，所謂元昊之請和世衡爲之也。法政善其備。野利天都者，於是講和之策遂決矣。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毒害。世衡謀欲

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
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
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
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
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
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不嵩泣
以告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燐致衲衣間密縫之仍
祝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
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

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曰：「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追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

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窺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道之世衡度使者至請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熱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旣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

世衡能用間也